

卧龙生 著

八絕書生

卧龙生著

③

八绝奇生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① 杀人取乐 | (1) | ⑬ 漓江偕美 | (347) |
| ② 酒楼奇遇 | (26) | ⑭ 江湖卖艺女 | (367) |
| ③ 纯情少女相思泪 | (48) | ⑮ 两个寡妇争俊侠 | (392) |
| ④ 恶帮抢亲 | (62) | ⑯ 少爷失踪 | (411) |
| ⑤ 娶亲花轿人头落
地 | (101) | ⑰ 酒缸里的三具男
尸 | (446) |
| ⑥ 美女美酒对英雄 | (132) | ⑱ 九宫鸟 | (471) |
| ⑦ 蒹花小筑 | (153) | ⑲ 东苦 西甜 南酸
北辣 | (47) |
| ⑧ 贝姑娘 | (205) | ⑳ 二女双毒 | |
| ⑨ 夺命追魂一支箭 | (235) | ㉑ 大侠解危 | |
| ⑩ 香消玉殒 | (259) | ㉒ 情满漓江 | |
| ⑪ 大侠落难尼姑庵 | (287) | | |
| ⑫ 快刀快剑 | (316) | | |

· 第十七章 ·

少爷失踪

来人惊惶失措地闪避，打了个踉跄，差点栽倒，但也闪过这一抓之势，连连作揖。说道：

“哈大侠，不是外人……”

“不是外人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“在下姓肖，是府上新来的大夫……”

“噢！原来你就是那个肖大夫，真是失敬哩！请问肖大夫深夜越墙而入，有何贵干？”

肖奇宇苦笑了一下，指指虚掩的院门说道：

“哈大侠，在下明明是由院门走进来的，却说在下越墙而入，这未免太……太……”

“什么？院门是敞开的？”

哈达楞了一下。说道：

“肖大夫，你可真是瞪着眼说谎，这院门永远是闭上的，只有送饭来的时候才打开一下。”

“哈大侠，咱们又何必为此事作无谓之争？老爷子在家

吧？”

“老爷子睡了！不见客。”

“我想别人不见，在下是该例外的——”

往屋中走去，哈达一拦，又差半步没有拦住。

不由火上加油，道：

“他奶奶的！俺就不信你是条泥鳅……”

伸手去一抓，堪堪抓到肖奇字的衣领，只见他一撩内间的门帘，正好以帘挡住。若不收手，这竹帘就要散开哩！

哈达并没有进入内间。显然这是作给外人看的，如果院外有人窥向，至少认为哈达不认识此人，或者哈达只把此人当作了肖大夫。

其实此人的真正身份，主人那有不交待之理？肖奇字一进入室内，目光一扫，虽然陈设朴实无华，却也是几净窗明，纤尘不染，床上则卧着一个，面向墙壁。

床前有一个小几，上有茶具及一套水烟袋。

“沈江陵沈大侠……”

床上的人没有动也没有吭声。

“沈大侠，在下尺八无情，如约而来，似这般待客，不大够意思吧？”

床上的人‘嗤’地一笑，懒洋洋地吟道：

“昨夜裙带解，今朝燕子飞，铅华不可弃，莫是有情归……”

“沈江陵，你这个人太没良心了！在下为了你们夫妻，迢迢万里，跋涉不停，也不过是一念之仁，成人之美，你

却把自己的事撇开，而落得两地相思，几乎出了人命……”

床上的人突然坐起，而且一揖到地。说道：

“发前人未发之论，方为奇书。言妻子难言之情，乃为密友。区区与君，可当得这‘密友’二字否？”

沈江陵说道：

“说来话长，但说来也愧对肖兄，这本是本门的家务事，却硬把肖兄也扯在内，说来说去，不过是借重肖兄的超凡身手，挡一挡敌人的凶焰而已。”

“哈达，请为肖大侠上茶点！”

“来哩……”

哈达虽粗，却是忠心耿耿，对主人的师弟固然必恭必敬，对主人的朋友也是一样，立刻颠着屁股端上了茶点，退了出去。

“肖大侠，首先我要再一次地为紫燕母女及在下屡受大恩向你道谢。”

“不必客气，我希望知道，罗府到底有什么危机？为什么非把你弄出来不可？而且为何又非把肖某引出来不可？”

沈江陵深深地叹口气，说道：

“沈某刚说过，这是本门的家务事，本宅田主人罗健行为本门的大师兄，在下排行第二，冶剑名手冯九第三，‘梅花三弄’斐蒂最小。我想关于这件事，你可能自侧面听到罗老大及孙继志说过。”

“不错，他们只谈及师兄弟们为了一个‘情’字，大师

兄与小师妹翻脸成仇，势同冰炭，甚而罗健行夫妇也因一场大火，使罗夫人失明而产生了极大的误会！”

“对，就是这么一回事，不过罗老二及罗老三之失踪，相信也是死于裴蒂之手。这在外人看来，实有点过分，昔年的一段情，好来好散，为何祸及下一代呢？正因为这，才深信罗资及罗沅已死于裴蒂之手，据传裴蒂的父母亲也死于大师兄罗健行之手！当然，这只是传说，未加证实。”

“这样冤冤相报下去，何时能了？你为什么不动劝罗健行？”

“我当然劝过，但罗师兄说过，对方放出空气，要血洗罗家大宅，一口不留。反正双方是卯上了。息事宁人的一边，会被视为未弱的！”

肖奇宇叹上气说道：

“怎么会到这田地呢？同门师兄妹，不看这一点也要看在师父面上……”

“家师已仙逝数年了……”

“老三冯九对这件事抱什么态度？”

“他说他也劝过，但没有用，此人热衷于经营兵器铺，说是要在南七北六十三省中凑足一百家。所以也没有多余的时间来管这件事。”

“罗健行罗大侠呢？”

“去找他的师妹裴蒂去了，说是要面对面谈谈，到底为何双方交恶竟至这般地步？”

“可是昨夜还有人来击鼓捣蛋，使本宅伙计们互相火

仗，伤了不少的人，据估计，不是裴蒂亲自来的，也必是她的大徒‘玉带飘香’冷傲菊或二徒‘司马钦’。”

“其实这还在其次，据说裴蒂还邀了不少帮手，成心想掀起轩然大波。”

“都是些什么角色？”

“你老弟见多识广，一定听说过昔年有所谓‘苦甜酸辣’四大怪杰？也就是，东苦、西甜、南酸、北辣、四个怪物。”

“这个我当然听说过，‘东苦’是东海苦行伤枯竹；‘西甜’就是指‘梅花三弄’裴蒂，那是由于她长得甜美可人之故；‘南酸’是指五平城的‘圣手书生’古无师。‘北辣’是‘无双刀’余恨天。是不是这四个？”

“不错！肖老弟，光是一个‘梅花三弄’就够罗师兄调理的了！据说家师最后把精粹之学都传了小师妹裴蒂，师兄说过，包括他在内，本门中人任何一个，皆非裴蒂的敌手……”

肖奇字不出声，他无法估计裴蒂武功的深浅高低，而且也无法想象，双方何以会弄到这般势不两立的地步。

至于“东苦、西甜、南酸、北辣”几个角色，确是久已成名人物，只是他没有接触过。

“沈兄，罗大侠去了多久？”

“不过半月左右。”

“多久才回来？”

“说是绝不超过一个月。如逾二月，即有危险，也许永

不回来了！”

“他把你放在这儿算什么？万一罗家子弟进入此院，你能冒充他吗？”

“能冒充一天算一天，他要在下来此，不过是废物利用，万一敌人来犯，‘快刀沈’虽是浪得虚名，总还能折腾两下子。所以罗老大今晚来此求见，被哈达挡了驾。”

“沈大侠，你刚才朗诵的那首五言绝句是……”

“肖老弟，此刻重诵这前古人的名诗，能说不是写实吗？昨夜裙带未解，还是燕子未飞？只不过不是燕子而是九宫鸟而已。”

肖奇宇一滞，说道：

“沈兄似乎都看到了。”

“在下隐于此宅，虽对来访者全都挡驾，我自己却不能不各处看看，谁叫我接下师兄重托的担子呢？”

“沈兄，年纪轻轻地守了寡，值得同情，不可视为笑柄！”

“当然，刚才不过是开开肖老弟的玩笑，沈某那会如此杀风景，不解风情如斯？不要说三少奶奶是无意的，就算有意吧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！她不会武功，绝对不会是有意的。此事到此为止，请不要再提了！倒是那只九宫鸟，沈兄可知此宅中谁在养九宫鸟？”

“不知道，似乎无人养鸟。有一次二少奶奶要养画眉，老爷子不同意，说是把鸟关在笼中太不人道，二少奶奶说，她可以做个很大很大的笼子，鸟可以在内飞来飞去，你猜

罗老爷子说什么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

“他说罗家的宅地够大吧？能及得外面自己翱翔吗？”

“这真是一针见血，好一个开明的公公。”

肖奇宇心想，冯爱君之言，果然是有所本的，罗家男女主人必然都暗示过，他们不坚持媳妇非苦守不可。

“沈兄，谈到罗家的媳妇，你对令师兄颇为心折，可是你曾否想到，那一对母女朝朝幕幕，望断六天的相思之苦？”

“在下自然可以想象……”

“俗话说，妾美不如妻贤，钱多不如境顺。沈兄有此贤妻，而居然忍心在外流浪，却美其名曰把纠纷仇隙包揽到你一人身上，乍听的确感人，但仔细想想，却又不合人情……”

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即使你真能把一切纠纷引开，由你一身承担，你的妻女又怎会知道？你可曾为他们设想过这漫长的日子如何打发？”

“肖老弟，‘情’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，‘才’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。我常常想，紫燕昔年如果嫁给你老弟该有多好？”

“沈兄，你何出此言？”

“肖老弟，你千万别误会。沈某此言出于肺腑，沈某不论是人品，武功及文事底子都不如肖老弟，至于用情方面，自付也缺乏那种坚逾金石的傻劲！”

“错了！沈兄，你别妻离女，远离家门，把仇隙引开，宁愿自己内心忍受生离死别之苦，这已经是坚逾金石，只不过这种方式小弟不便苟同。”

“愚兄引开仇家使她们母女过安定生活错了吗？”

“你以为她们安定了吗？她们经济生活不虞匮乏，但内心永远不会安定的。”

“这似乎和你那位守在漓江之畔的司马环翠姑娘相似，咱们都是为了别人的事使一个女人牵肠挂肚，幽肠百结。”

“很抱歉！沈兄，在下和你稍有不同，我不曾以那种自以为是的理由而离开她，让她品尝如被遗弃的痛苦……”

“多情者不以生死易心，好饮者不以寒暑改量，喜读者不以忙闲作辍！肖老弟，你的坚贞不二，在下是万分折服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在罗家这段时间，你的桃花障恐惶尚不仅如此呢……”

这功夫外面隐隐传来惊呼及打门声。

“又来了！”

肖奇宇说到：

“我出去看看！”

此刻护院梁英刚自马厩中回来，忽然有人迎面拦住了他，此人以花布蒙面，说道：

“罗府新来了一位姓肖的大夫对不？”

梁英沉声说道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不要浪费时间，有没有这么一个人？”

“有如何？没有又如何？”

“你再罗嗦，可别怪我不客气了！”

“你本来就没有客气过，先告诉我你是谁？”

“混帐……”

这人一晃身就到了梁英身侧，一抓一抖，‘咯’地一声，梁英的左臂就脱了臼。

梁英大骇，什么人如此霸道？他抱肩疾退向第二进门猛窜，且大声惊呼着：

“有奸细混进来了！有奸细混进来了……”

突然背上‘啾’一地声，冒起一蓬烟火，立刻着了起来，这功夫梁英已经奔入第二进门西偏院附近，遇上了护院陈冲。

陈冲急忙自大荷缸中掬水把他身上的火弄熄，但梁英的背上已被严重灼伤。

这工夫吴大舌头奉‘蛇皮’韩七之命，到小厨房去偷剩下的残酿。他们还要喝上几杯，吴大舌头刚自小厨房走出来，发现有人站在院中树荫下。

在吴大舌头的经验中，反正管这类鸡毛蒜皮的事儿者，必是‘柳三脚’，立刻压低嗓门，堆着笑脸上前说道：

“…柳总管……你是知道……近来我和韩七每天晚上都要参加巡逻警戒，夜是渐渐地长哩！闲着净是打瞌睡，要是蘸上几两……”

吴大舌头靠近一看，不是‘柳三脚’，来人居然以长布蒙面。这人低沉着嗓子说道：

“不要害怕，只要说实话，我不会难为你……”

吴大舌头呐呐说道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你不必操这份心，我问你，罗宅来了一位大夫是不？
他住在何处？”

“你问他干啥？”

“乖点没错，你没有资格问这些。”

吴大舌头不是简单货色，说道：

“他刚来，还没有好好安置，暂时住在这小厨房边的小屋内……”

“走，带路！”

吴大舌头退了两步，回头窜入小厨内，这人到未防他这一手，知他自小厨房内窗中走了。

这人绕过小厨房，果然有个小屋，那知一推门，黑暗中‘呜’地一声，窜出五只大狗。

这个人未防这一手，还差点被其中两只扑中，但来人毕竟不是庸手，身子一挫，大狗自他顶上掠过。

然后，回头再次扑来，只是这人没让他们扑近，扬手射出五个鸽蛋大小的球状物，‘啾啾’数声，五条狗身上冒起了大火，痛得在地上翻滚哀嚎不已。

此人狠狠地骂了一声，掠过院墙，发现此院没有人住，在窗外听了一下，屋内死寂无声，正要离开，忽然屋内有人说道：

“肖某落魄异地他乡，在此作一名清客，想不到还有旧

友新知前来造访，这份隆重情厚意真不知如何回报？”

“你就是那个肖勉之？”

“正是，尊驾是……”

“我是无名小卒。姓肖的，那天扣斗的是你所为？”

“尊驾若非外行，可就把肖某估计得太高了！肖某如果有此身手，在此何至受到如此慢待？在此情况之下，必然不会如此沉着……”

“在下以为，一介书生，读书不成学医，不过是糊口而已，如有人把在下当作高手……”

他似乎忍不住地笑了起来。

外面的人自然不信，正要进屋，忽闻隔壁院中来了很多人，有人说道：

“总管，可能到那院落去了……”

这人以为，这肖大夫必是个落魄的医生，八成是看走了眼，如是高手，那会这么好说话呢？

这人悄无声息地走过此院，专找无人的地方走，而且遇上易燃的屋子就丢出一个小球状物来。

不久，即有五六处冒出火苗来。

这人来到中院附近，竟遇上了罗洋。这小子很楞，兜心就是一拳，说道：

“就是你这个王八蛋到处放火，对不对？”

“不错……”

这人又是一晃，想象刚才扣住梁英一臂，卸他一条胳膊那样，但一抓落了空。

“嘿！货色不一样……”

“当然！”

罗泮一式横踩，却差点被此人捞住脚踝。这人和他折腾了七八手，见有人来了，倒踩七星，趁老四往上一贴，以退为进，“夜战八方”，改为“柳絮随风”，一掌扫在罗老四的胯骨上。

罗老四是傻小子睡凉炕，全凭火力旺，这一下子是小灾难，退了一步，正要再上，那人却趁这一掌之力倒掠过墙而去。

自内院出来的人正是罗家千金罗衣香，刚才看到四弟被扫了一掌，也知道受伤极轻，立刻跟了下来。

这人似乎已知今夜不会有什么收获，没再停留，就出了罗宅来到室外，离这儿约半里之遙是罗家的祠堂，座落在一片柏林中间。

这人到了祠堂附近，突然停了下来。

罗衣香隐在树后，这人笑笑说道：

“罗大千金，出来吧！这地方是很不错的……”

罗衣香大怒，一闪而出，“唰”地亮出长剑，怒声说道：

“狗贼，纳命来……”

罗家老爷子的剑术高超，可惜自夫妇反目之后，子女们偏袒罗夫人，也就很少跟罗老爷子请益了。当然，罗老太太的身手也不输罗健行，只是所学不同，兵刃也不同，总是事倍功半。

罗衣香一式“天外来鸿”一招三式，此人仍未撤兵刃，

几个转折闪了开去。

罗衣香连攻七八招，仍未能逼对方撤出兵刃，不免心悔孟浪，万一不敌，在此被制，岂不是自取其辱？

“罗大妹子……我看你也不用打哩……跟在下走吧！罗家家大业大，要找个门当户对的户头可真不容易，再拖上几年，人老珠黄，变成了老处女，就没人要了！要找在下这等户头，恐也不多哩……”

罗衣香狠攻猛戳，怎奈剑术就这么两套，丝毫勉强不得，况且一旦情绪激动，出招往往不能发挥至大威力。

本来她可以应付五六十招，乃至百招，这么一来，才四五十招左右，被一掌砸中背心，向前栽出两步，仆地昏了过去。

这人发出一串得意的阴笑，走近弯下腰就要去抱人。但人影一闪而至，踢向此人的面门。

这人见来人一身皂衣，头扎皂套，自然看不出是谁？急忙一偏头，但人家这一脚是虚非实，半途收回，仍向他的面门踢出。

这人也不简单，左手一拨这双脚，正要把来人逼退两步，然后以罗衣香作为威胁，以便脱身。

算盘拨得不错，可惜遇上了大内行。这双脚始终未收回去，脚腕之灵活，绝不逊于手腕，挽了几个花，在对方接架之下，“蓬”地一声仍踩在左颊上。

这人一连后退了五六步，总算没有躺下。

看来轻巧的一脚，却象是挨了巨熊的一掌似的。脑中

仍“嗡嗡”作响。

“你……你是何人？”

“嘿……不好受是不是？这正是所谓‘耻’之一字所以活君子，‘痛’之一字所以活小人了！”

“莫非你就是那个肖大夫？”

“嘿……”

这人居然仍是不服，撒下软鞭猛扑而上。这虽不是个淫贼，但出手狠毒，招招不离要害，尺八无情动了杀机。

而且，他也不希望，此人把他的身份提早泄漏出去。总共未拖过十五招。鞭梢被他揪住。

此人不肯放弃他的软鞭，肖奇字一抖一放，此人无法把这乍紧乍松的力道，往前一栽又往后一个踉跄，人家已凌空而至，点了他的穴道。

尺八无情岂真无情？下手的前一刹又改变了主意。此人摇摇倒下，罗衣香已在动弹，似要醒来。他藏了起来。

罗衣香醒了，四下一打量，一跃而起。马步还有点不稳，先是吃了一惊，继而看看自己的衣衫，这才心头略放，然后走向倒卧地上的人。

一眼就看出，此人正是引她来此，居心不善之徒，她当然不知道此贼为何倒地？以剑抵在此人的心窝处，踢开了他的穴道。

此人极年轻，不过二十六七光景，乍见对方剑尖抵在自己的心窝处，立刻慌了手脚，说道：

“罗姑娘，请手下留情……”